

· 潮 汐 文 丛 ·

火 神

张 一 弓



花 城 出 版 社



张 一 弓

火 神

花 城 出 版 社

火 神

张一弓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25印张 2插页 230,000字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300册

书号 10261·530 压塑本定价 1.85元

自序

收入这个集子的中、短篇小说，是我在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所写的。除中篇《火神》是我从事专业创作之后写的以外，其余各篇都是我在河南省登封县从事农村工作时的业余创作。

我很怀念位于中岳嵩山之麓的登封县。在那里，我参加了以实行联产承包制为主要标志的农村变革，经历了我国农村由自给半自给农业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生产发展的最初的转变。收入这个集子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这场变革中的农村生活的赐予。

我希望，我的读者朋友能够从《流泪的红蜡烛》、《山村理发店纪事》、《黑娃的新闻》、《偷窃声音的小伙儿》这几篇作品中，看到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原农村的年轻人，伴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而产生的对于精神生活的合理、美好的追求。新的追求总是伴随着新的矛盾，但也正是在新的追求和新的矛盾中，落后、愚昧、腐朽的事物正在消亡，新的人物形象和新的时代画面正在产生。当我写着这些作品的时候，我感到，我是向农村的青年朋友送去我的真诚的祝福，

祝他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两个方面，都能不断变得更加合理、充实而美好。

《火神》是正面反映农村变革的一个中篇。这个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有生活原型。主人公郭亮的模特儿是我的朋友。他带头抛弃“大锅饭”、打破单一的农业经济的魄力和智慧，他个人致富之后所表现出来的“乡亲吃糠，咱吃肉不香”的深挚的乡情，他经过激烈的内心搏斗而毅然接受乡亲的重托，带领乡亲走上富裕道路的人格和道德精神，使我受到极大的感动。这篇作品的主要情节都来自他的一段奇特而曲折的生活经历。在我构思这个中篇的时候，有意克制了一下艺术想象的翅膀，而主要是对生活中原来就有的情节进行了取舍和剪裁。请读者原谅我在艺术上的过于“老实”，我这样做，是为了使读者能够比较直接地感觉着生活的本色，看到生活提供给我们的、而不是带有较多的艺术雕饰的一个改革者的形象，和他所代表的变革历史的力量。

社会生活的无限丰富性，并不总是从变革的角度给我以形象和哲理的启迪。《翠翠》、《石匠魂》这两个短篇，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道德中所含有的美好的因素给了我“创作的冲动”。翠翠和一位老石匠的美好心灵，并不带有当前农村变革的明显的烙印。我希望在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道德传统物里，人们能够区分需要抛弃的和需要继承的，而不能采取一概排斥和一概继承的态度。

在这个主要是反映农村生活的集子里，只有《考验》是一个例外。它表现了一个历经坎坷而执着地忠实于党和人民

的知识女性。这是我动用我的生活仓库中另一种“库存”的一次尝试。一位朋友问我，你这个写农村生活的，怎么又写起这样的作品了？我说，我对这样的生活也许比对农村生活更熟悉些，在我今后的创作中，也许会更多地利用这些“库存”。而目前，我国农村的一场历史性变革正在强烈地吸引着我，这些“库存”只好暂时受到我的冷落。

我常常想，既然我们的农民已经在购买钢琴和丰田牌汽车，偏僻的山乡也有人骑上了被叫做“电驴子”的摩托车，那么，在我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中，也没有理由拒绝使用外来的表现手段。我必须忠实于我所表现的人物，他们的行为方式、心理方式和语言特色，不能稍微离开他们所从属的时代、乡土和他们自身的性格逻辑。但在表现方法上，包括情节结构和心理结构、叙述方法和叙述语言，我也作了一些“洋为中用”、“土洋并举”的尝试，这也许有助于表现变得空前丰富、纷繁、色彩斑驳的农村生活。

感谢花城出版社使这些作品能够以《潮汐文丛》的形式与读者见面。同时，我也象一个小学生交出他的作业本那样，期待着读者的检验和批评。

张一弓

1984年6月

内 容 提 要

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张一弓，六十年代就开始写小说。经过二十年的艰辛跋涉，一九八〇年，终于以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而蜚声文坛。本书收入他的五个短篇小说和三部中篇小说。

作者致力于追求文学的现实性和深刻性，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及其发展趋向，反映时代的面貌。如短篇小说《考验》，通过女主人公芳菲三十年坎坷不平的生活和爱情经历，以严峻而又充满激情的笔触，强有力地批判了极左思想，赞美了人们对党的深厚感情和坚强信念；中篇小说《火神》，描写农民郭亮在党的农村政策的鼓舞下，摆脱旧习俗的束缚，带领乡亲们克服种种困难，辟出致富新路，塑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中篇力作《流泪的红蜡烛》，通过农民李麦收用二亩地烟钱，娶雪花为妻，而雪花心里却早有她所钟情者，洞房夜面对花烛流泪，至死不从的故事，以独到的眼光和感受，表现了农民随着经济生活的改善，促进了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要求挣脱受金钱和封建意识支配的婚姻，追求一种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新型爱情生活，读之感人至深。

作者在艺术上刻意创新，作品的立意，构思，主题思想都时出新意；写作上善于设置悬念，通过情节的大起大落和矛盾的尖锐激化，展开人物性格，引人入胜；文字朴素、洗练，富于表现力。本书所选的篇章，体现了作者这种独特的创作风格。

目 录

序	1	考验	1	翠翠	44	偷窃声音的小伙儿	71	石匠魂	104	黑娃的新闻	120	火神	141	山村理发店纪事	253	流泪的红蜡烛	311
---	---	----	---	----	----	----------	----	-----	-----	-------	-----	----	-----	---------	-----	--------	-----

考 验

—

她哭得很伤心，在她列席参加市直机关新党员宣誓大会的时候。虽然这是一种荣誉，甚至意味着她可能终于成了新党员培养对象，但当她从窗玻璃中看到了爬上鬓角的银丝，想起在她不算漫长、也不算短暂的四十六年的岁月里，已经跟着党经历了三十一年充满千辛万苦的跋涉，想起她十八岁那年便向党支部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而到她四十六岁才成了一个入党仪式的旁观者的时候，泪水便象小溪似地涌出

了她那幽深而开始变得朦胧的眼睛，使她感觉着这种液体的特有的咸涩。为了不使自己的遏止不住的哽咽破坏会场上庄严、肃穆的气氛，她惊慌地站起来，用手绢捂住脸，急急跑出了会场。

芳菲，你为什么这样悲伤？是《国际歌》那雄浑、悲壮的旋律再次激荡着你的开始变得疲惫的心房吗？是那位年轻姑娘领读入党誓词的激越、昂扬的声调再次拂扬起你那曾经是易于沸腾的青春的的热血吗？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
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
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

三十一年前，一个刚从初中毕业的十五岁的少女，为着一个庄严的召唤和燃烧在国门之前的战火，而穿上过于肥大的军装，流着一个小布尔乔亚的滚烫的热泪，在南国一个繁华都市的火车站上唱着《共青团员之歌》，告别了曾经与她相依为命的母亲。这是一位老式的母亲，但她懂得怎样把泪水控制在眼眶里打旋儿而不让它溢出眼眶，懂得用刚刚学会的革命词句嘱咐女儿：“听党的话，阿芳；靠近组织，阿芳；搞好团结，阿芳……”当列车向遥远的北疆开去时，她终于失去了自制，踉跄而惊慌地跟随列车奔跑着、悲泣着、呼叫

着：“阿芳，阿芳……”

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儿女吧，
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

阿芳和那些刚刚穿上戎装的阿仔、阿因们，同伴和着热泪的歌声回答着亲人的呼唤。

从此，阿芳就投入另一位母亲的怀抱了。她挚爱着这位母亲，犹如挚爱着她的生母。这挚爱更深沉、更炽烈，也更神圣。因为她知道，这位伟大的母亲哺育了刘胡兰和董存瑞，拯救了白毛女而惩罚了黄世仁。她的一位年轻的国文老师——一位将聪慧、勇敢和秀美集于一身的大姊姊，也是这位伟大母亲养育的女儿。在解放大军进入这个繁华都市以前，她时常到这位老师和姊姊的住室里去，听她讲一个崭新世界里的神奇的故事。她那儿还有许多不是摆在书架上、而是藏在箱子里的好书，有一本是她用娟秀的字体把书名写在牛皮纸封面上的“怎样炼钢”的书。

“老师，你喜欢看炼钢的书吗？”小芳菲诧异地问。

“喜欢！”老师眨动着智慧而秀美的眼睛，“你不喜欢看看世界上最好的纯钢吗？”

小芳菲好奇地拿走了这本书。她无比激动地看到了一座伟大而神奇的熔炉，炼出的却是一块纯金——保尔·柯察金，还有象金子一样灿灿发光的丽达，有着钢的意志和铁的拳头的波罗的海水兵朱赫来。

小芳菲多么想再读一些“炼钢”的书啊！但她的老师和姊姊却被国民党逮捕了。她是唱着《国际歌》在黎明前死去的。小芳菲曾经在一座新起的坟头旁边恸哭，但她想起了老师讲过的刘胡兰和丹娘、董存瑞和马特洛索夫。她觉得死去的老师就是她的丹娘。丹娘不喜欢眼泪。于是她擦干了眼泪，迎来了一个崭新世界的黎明。

她是带着那本“怎样炼钢”的书，投入革命熔炉的。她的老师和姊姊正在注视着她。她渴望得到革命烈火的熔炼，幻想着自己将象丽达那样穿着短皮上衣，兜里装着小手枪，怀里揣着印有镰刀、斧头的党证。

而现在，她哭着跑出了会场。她的黑色人造革手提包里，装着高血压和低血糖患者的诊断书，装着托熟人儿、走后门儿而终于配齐了的五大包中草药，装着一位养生有道的老大姐送给她的一瓶可以延年益寿的红茶菌种，装着对于妇女更年期应注意事项作了详尽说明的《妇女卫生》。没有皮上衣和小手枪，没有勋章，也没有党证。

她从来没有变成丽达。她就是她，一个上过抗美援朝战场而不曾用枪刺拼杀的报务员，一个离开部队而又迟迟找不到接受单位的志愿军报务员，一个把奶牛和猪崽儿侍弄得十

分泼壮的“五七”干校的学员，一个工艺美术公司生产科的正在为玉雕厂发不出工资而一筹莫展的科员，一个老实丈夫的本份的妻子，一个“现代派”女儿的伤心的母亲。当她四十六岁的时候，还要在履历表上政治面貌一栏里，郑重而不无悲酸地填上“超龄团员”。她是在参军以前入团的。她十分怀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的称号，因为它标志着她同共产主义的一个外在然而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是一个消灭剥削和贫困、铲除压迫和欺诈、创造幸福和欢乐、带来自由和平等的美好的主义对她的一个追求者的唯一的承认。啊，她流泪了。

她无声地流着眼泪，蜷缩在电车前后车厢交接处的昏暗角落里。她可怜自己。她从自己身上已经找不到公司党委何以派人跑到医院挂门诊号的长长队列里通知她务必列席一个入党仪式的根据了。虽然她曾以女儿对母亲的挚爱和接近于朝圣者的虔诚，不止一次地提出过入党申请，但那已经是一个遥远的、充满浪漫主义的幻梦。她早已知道，她是一个自从参加革命队伍那一天就注定只能做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的不幸的革命者。因为她有一个哥哥，一个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少校营长而在解放前夕逃出大陆的哥哥，一个早已与她分道扬镳却又牢牢支配着她的命运的哥哥。

可憎恨的哥哥，她诅咒他！

当她走下电车的时候，她的眼泡是红肿的，她的脑袋又在经历着朝鲜战场上一种名叫“油挑子”的美国飞机给她留下的后遗症。每当她感到兴奋和痛苦、受到噪音的干扰或寒风的侵袭，脑袋就象是一块被榔头敲打着的木头，感到沉闷的阵痛。她憎恨美国飞机。一个十七岁的志愿军女报务员曾经抱着她的收发报机，昏死在被美国飞机炸塌的工事里。

“妈妈，”女儿莹莹曾经愤愤不平地问她，他们凭什么不叫你入党？他们知道什么是美国飞机？什么是美国炸弹？什么是美国炸弹制造的脑震荡吗？”

“不许这样说话！”妈妈严厉地制止女儿，“什么‘他们’、‘他们’，你把谁看成‘他们’？”她正在往额头上扎着银针，她已经学会了针灸止疼法。她的恼怒使得五根银针在五个穴位上不住地颤动。“你只知道美国炸弹在妈妈头上制造了一个脑震荡，你可知道有多少战士献出了生命吗？那个工事里还牺牲了一位老团长，不，他还年轻，他只活了三十二岁，他是在新婚三天后渡过鸭绿江的，懂吗？”

女儿偏着脑袋，用惊愕和迷惘的目光打量着母亲，说：“妈妈，你真是我党好干部，等我当了书记，一定发展你为优秀老党员！”接着是一个洒脱的转身，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象电影演员一样迈着舞步，一阵风似地旋进了

里间。

真没治！应该让她尝尝美国炸弹的滋味儿，应该把这些“现代派”的年轻人统统交给老团长指挥……

那是一位身上的枪伤、刺刀伤、弹片伤同他的年龄数字一样多的老团长。他的伤疤似乎没有损害他的强健的体魄和乐观的性格，而且使他具有了超乎常人的特异功能，“哪个搞的嘛！”他在伤疤上挠着痒痒，“明天又是个阴雨天罗。”他的气象预报的准确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他喜欢吹口哨。当他听说侵略军代表在板门店谈判桌上吹口哨的时候，他给他的团队下了一道别致的命令：“我们的大炮也要清清嗓门，吹吹口哨，给龟儿子多吹两下子，比一比谁吹的好！”

那是一种神奇的大炮发出的奇妙的口哨声，它嘶嘶着，挟着一道道闪电，划破漆黑的夜空，在远处山峦上掀起了一片火海，激起了轰隆隆的雷鸣。呵，年轻的女报务员迅速按动着发报机键，她感到自己正在这奇妙的口哨声中变得刚毅、沉着而纯净。

“小鬼，你为啥不申请入党嘛？”在炮火停歇的时候，老团长问她。

“我不够条件。”她胆怯地回答。

“啥子条件？”

“我想阿妈。”

“啥时候想？”

“不打炮的时候。”

“要得!”老团长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就是保卫妈妈,千千万万好妈妈,共产党员也要晓得想妈妈,你要快写入党申请罗!”

“我年龄够不上。”

“啥子话!”老团长表示了严重的不满,“刘胡兰只活了十六岁,她就是共产党员,小鬼,你要当刘胡兰的妹子罗!”

报务员醒来了,在坑道医院的地铺上。她在失声恸哭。她活着,而老团长已经死了。当美国炸弹从头顶嘶啸而来的时候,老团长扑到正在抄收师部来电的报务员身边,张开他的大衣,象保护一只鸡雏似的,把报务员藏在他的“翅膀”之下,接着是天崩地裂的轰鸣。从此,她成了真正的“共产党的阿囡”,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布尔什维克为了保护这个“阿囡”而死去。“为了‘我们的主义’,我准备多死几回。”老团长这样说过,眨动着一双明亮的眼睛。但他只死了一回,留下了“我们的主义”。他是她的没穿波罗的海水兵衫的朱赫来。她已经把他连同他留下的“我们的主义”藏在心底。

当她出院归队的时候,向团政委递交了她的第一份入党申请。她要学老团长,要当“刘胡兰的妹子”,要为“我们的主义”而献身。但那时已经停战。她十分懊悔自己没来得及立下战功,没来得及象无名高地的步话员那样对着报话机喊叫:“向我开炮!”但她期待着团政委对她入党申请的回答。她需要批评,需要指出五个以上的缺点和克服这些缺点的十个

以上的指引。但是，她从部队转业了。

“为什么要我离开部队？”她愤怒地喊叫着。

“革命需要啊！”不知为什么，团政委的声音显得无力而悲凉，“小鬼，国家要转入建设嘛。”

“部队不需要建设？”

“你是女同志……”团政委避开了小芳菲的眼睛。

“女同志怎么了？怎么了？”

“你还是个小姑娘，你应该继续上学。”

“我上军校！”

团政委沉默了。女报务员期待着自己的胜利。然而，团政委的回答是痛苦而沉重的：“小鬼，你有一个哥哥……”

“啊？……”报务员感到莫名的惊慌，“我参军时就在履历表上填了……”

“你是一个历史清白的女孩子，工作积极，上进心很强，组织上完全信任你。”团政委不忍注视一张苍白的女战士的脸，“近来，党提醒我们，要十分注意革命队伍的纯洁性，一位有着‘海外关系’的同志，虽然是一位难得的好同志，也不好留在机要部门。”团政委沉默好久，又拿起一枚“朝鲜停战纪念章”，说：“留个纪念吧，小芳菲同志，我们参加了一场战争，从而制止了一场战争，这里面，有你流下的鲜血，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不会！”

小芳菲双手捧着纪念章，泪水涌出了眼眶。她在想，假如老团长活着，假如那位老师和姊姊活着，而且成了她的政委，大概也会作出同样痛苦、也同样严峻的决定。她已毋需